

空間、幻異、王治

——《淮南》地理學於漢代之政用性考論

李 慶 豪^{*}

提 要

《淮南子》由〈要略〉定位作一具外王性格的典籍，被寄付以經紀天下的政用性；所論治道確多有可觀。然則〈地形〉作為《淮南》探究地理（「下揆之地」）的一重要篇章，內容則以幻設地理為主體，這顯然並不符合當今對地理學之實用價值的理解，也與同一時期司馬遷對地理學的認知有別。本文故考察周秦漢向政用而提供可利用性之地理學的普遍開展情況，以實際估定〈地形〉於漢世的可能定位，並最終指出該系地理學的政用性曾於傳說時期實現，並也發生於東漢之世，但於西漢則大抵處於隱沒狀態之中。

關鍵詞：淮南子、〈地形〉、地理、幻設、政治

本文於 109.08.14 收稿，109.12.09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DOI:10.6281/NTUCL.202103_(72).0001

A Study of Geography in *Huainan* in the Political Values in the Han Dynasty—Space, Fictionalization, and the Rule of Emperors

Li, Qing-Hao*

Abstract

Huainanzi is characterized as a work of the outer kingliness in one of its chapters, “Yaolue” (“An overview of the essentials”) for political purposes in governing and benefitting the people. However, “Dixing” (“Topography”) as an important chapter of *Huainanzi* that explores the geography (of “Xiakui land”) is based on fictionalized geography. This obviously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al value of geography, different from Sima Qian’s view of geograph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that provides availability for political use in the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order to infer to the possible positioning of “Dixing”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political use of this geography system had been realized in the Legendary Era and occurr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ut generally was in declin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Huainanzi*, “Terrestrial forms,” geography, fictionalization, politic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空間、幻異、王治

——《淮南》地理學於漢代之政用性考論^{*}

李 慶 豪

一、前 言

「地理」一詞基本意指有二，一指地之文理（地景），一指地之理則（秩序）；¹又可通名地道。²於當代之中國思想研究史中，地理地道之課題相對天文天道課題少受注重，然於傳統知識則狀況未必如此。如《淮南·地形》即可指乃探論地理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 本文撰作過程曾蒙蔡振豐教授悉心指導，並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特此申謝。唯文章有何疏漏，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¹ 《漢書·郊祀志下》：「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又《論衡·佚文》云：「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此地之文理義。而《文子·上德》云：「天道為文，地道為理。」《淮南·要略》：「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此地之理則義。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771。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211。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94。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93。下引《淮南》，版本皆仿此，但附頁碼，不更立注。

² 《易·謙·彖》：「地道變盈而流謙」《正義》云：「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魏·王弼、魏·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47a-47b。

中國地理書出現時間頗早，傳說禹作〈禹貢〉、益作《山海經》，³雖未可信，然二書至晚成於東周，同此之時，不少地理著作亦已出現。⁴逮漢魏六朝而著作尤盛，故《隋書·經籍志》別開地理記之目，後世正史多延繼不衰，可窺地理書受重程度之一斑。

地理書所以見重世人，不離其現實利用性，《四庫提要·史部·地理類》自述對地理書之編類原則云：

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跡，次雜記，次游記，備考核也。次外紀，廣見聞也。若夫《山海經》《十洲記》之屬，體雜小說。則各從其本類，茲不錄焉。⁵

正反映了此點。它將自來之地理書，據其利用，別為尊宸居迄廣見聞等數系，至如《山海經》、《十洲記》之屬所載地理，於清世已無以提供現實之地理利用性，故排除出地理書列，別置於小說類中。⁶

唯此等觀念所出甚早，如司馬遷早有類近之論：

³ 《尚書正義》：「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劉秀〈上山海經表〉：「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77a。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477。

⁴ 據考〈禹貢〉、《山海經》實際係成書此期；另如《孫子兵法》、《管子》、《穆天子傳》等春秋戰國典籍，雖非地理學專著，但論載有水文、地貌、地質、地圖、軍事地理等相關知識，同可視為地理學文獻資料。

⁵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813。

⁶ 如〈凡例〉：「《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山海經》提要〉：「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44、3624。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⁷

對《禹本紀》《山海經》，儘管未如《提要》般予明確批判，但持相當之保留態度則至為明顯，反映出對該類典籍所載地理，基本並不予以信任。

《淮南·地形》約著成於西漢初中期，略與司馬遷同時而稍早，然所呈地理學型態適與司馬遷為相對，故晚近顧頡剛云：

我們古代地理學書——《山海經》開了幻想的一派，後來衍化為《穆天子傳》、《淮南子·地形》、《神異經》、《十洲記》、《博物志》等書，而極於《西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鏡花緣》等演義；因為人們的實際知識繼長增高，所以這些東西只供閒暇談笑的資料。〈禹貢〉篇開了徵實的一派，後來班固作《漢書·地理志》、酈道元作《水經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許多地理專著，沒有不把〈禹貢〉作為主要的引申和發展的對象。⁸

徑直把《淮南·地形》地理學歸入「幻想的一派」。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劉安〈要略〉自陳《淮南》纂作之因，乃欲究天地之理、備帝王之道，「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頁 2200）効諸〈泰族〉所言：「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頁 2098）可知此即劉安所以重視「下揆之地」之原因，同時亦乃〈地形〉之作所訴求之根本目的。

然則〈地形〉最終所給出者乃「幻想的」地理學。此頗疏離於今日之常態

⁷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金陵書局本），頁 3179。

⁸ 顧頡剛：〈禹貢注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頁 6。

思維。不過，倘若幻想的不即是無用的，那麼〈地形〉究竟是如何思索其該種地理學的政用性的？它的該種思索，是漢世之知識之常態嗎？換言之，倘站在漢世之知識文化視角上，〈要略〉的自我標榜究竟呈何虛實？〈地形〉所提供之地理知識，與其時外部社會之知識系統的交會情況究竟為何？凡此，乃本文的根本關懷。

所以追問於此，乃因該些問題深層地牽涉到《淮南》作為治道典籍本身於漢世之價值估定。案一般探討《淮南》於漢世治政上之價值，慣於即「中央／地方」二元對立之格局來進行思考，並以歷史結果來反推解釋《淮南》思想的得失之因，強烈體現出一種後見之明。而筆者則嘗試自文化知識背景向度，以追索《淮南》於特定時期之價值定位。這項工作要更複雜許多，卻更能真正展現《淮南》自身的思想特性及其與時代文化的交通過程。本文為思索此一終極目標的其中一探索過程，僅先自「地理學」的層面作一討論。

研考進程如次：首作〈地形〉地理觀大要釐析，次考周秦漢地理學政用性之主要運作形勢，末事〈地形〉於漢之現實性估定。下略論之。

二、《淮南·地形》地理觀

〈要略〉：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頁 2173）

據此，〈地形〉要在記考大地風貌。然實効其文則內容更見豐繁，除載述地景風土外，因五行氣動本屬地道運旋之一環，⁹故〈地形〉也論及五行理則等相關問題。外者，如四方八極、九州蠻貊、海外邦民、方域物怪等荒奇異聞等，

⁹ 如《史記·天官書》云：「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文子·下德》云：「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分見《史記》，頁 1342；《文子疏義》，頁 413。

更在其蒐載之列。故乃呈其學紀實與荒奇兩性並存之風貌，與正史〈地理志〉備見差異。

〈地形〉內容繁富，不過論述真幻參錯、景理間雜、所本多方，是故殊欠條貫；加以部分記述旨意不明，凡此，多妨解讀，尤不利對其意義與價值進行評估。故底下略依「景／理」二部為經，更予條次，嘗試梳理其內部系統，並對諸說來源以及旨意含糊處提出考訂與意義可能的基本指向。

（一）景之部：大地風土

〈地形〉對地景地討論不少，涉及層面多端，底下略以空間之廣轄與總別為序，進行梳理：先世界總體圖示、次九州山河物產、次海內外物異分布。大抵〈地形〉所載九州界內之物多信實有徵；至其界外，則恢愜豐奇、著見幻異。

1. 四海四極

〈地形〉有四海四極之說，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頁 450），此海內大地東西較南北為略長。而它又坐落四極之間，四極則大地之總域，不復有外，其面更見恢廣，云：「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頁 450）〈地形〉大地總域呈四方等距之形。

此係傳統社會對大地的普遍認知，如《周髀算經》載周公問商高用矩之道，商高云：「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¹⁰ 地方之說，既是觀念性的存在，並也與實際測度理論相嵌合。〈地形〉之大地總觀，固屬此傳統內之認識。

¹⁰ 漢·趙君卿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等釋：《周髀算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影印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卷上，頁 11-12。

2. 九州八殯八紘八極八風八物

四海之內，九州居間，位於四極大地中央偏北。¹¹

先此，《尚書·禹貢》分天下為九：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是九州說始於東周。戰國中葉，鄒衍別立九州新說，司馬遷述其旨要：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¹²

此說視〈禹貢〉所列如冀、兗、青、徐……等各州，不得稱「州」，需總其整體乃為一州，如中國（赤縣神州）。如此者九，州土接壤，共成一大陸塊，乃名「九州」，其外裨海環繞（裨者小也，裨海即小海）。而如「九州」者又九，外有大瀛海環繞，是為天下。天下，為括大瀛海、九陸、九裨海之廣域。

換言之，於鄒衍，「九州」實有三層指涉：其一為「小九州」，即由禹所劃冀、兗、青、徐……等九土接壤所成之一州。其二為「（中）九州」，即由如中國（赤縣神州）者九、九土接壤所組之大州，外為裨海環包。其三為「大九州」，即由如「（中）九州」大陸者九，九陸不相接壤所共構之總境，外有大瀛海環包。由是，禹所序各州可稱天下七百二十九分居其一分，而「中國」為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¹³

¹¹ 〈地形〉：「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頁451）都廣，高注：「南方山名也。」（頁460）另，「后稷壟在建木西」（頁493），高注：「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澤。」（頁510）又《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山海經校注》，頁445。都廣為虛構地理，故有山、澤、野諸說；不過諸說皆謂位九州南方。都廣中有建木，位天地中央。九州之南為天地之中，即此，九州居於天地中央偏北。此雖傳說，但合中國居北半球之實，是古人天文曆日觀測的成果表現，非盡全盤虛設。

¹² 《史記·孟荀列傳》，頁2344。

¹³ 另《論衡·談天》亦記有鄒衍九州說，云：「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

入漢以後，出現由〈地形〉所記的第三種九州說。它之總範圍大約與〈禹貢〉九州相當而略小，¹⁴而各州州名、分布則與〈禹貢〉甚見差異：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並土，
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
正東陽州曰申土。（頁 450）

「冀州」亦見〈禹貢〉，但〈禹貢〉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¹⁵於九州中位次北方；而〈地形〉冀州則居處「正中」；因此非同一所指。再者，〈地形〉執方位為準據，故其九州州土劃如九宮，總面積「純方千里」（頁 462）；而〈禹貢〉九州州土則呈不規則分布，面積廣狹未予明具。就觀念演變來看，〈地形〉九州說不唯較〈禹貢〉、且也較鄒衍於更朝形式化、規整化發展。

〈地形〉九州以中央冀州（中土）為核心，環以八州。於九州之外，又依次環有八殯（一殯方千里）、¹⁶八紘（一紘方三千里）、¹⁷八極（一極當方

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段記述有二處值得注意，其一為赤縣神州居九州東南；案此大約保留了鄒衍說法之本貌，有一定之經驗依據（蓋鄒衍活動於燕齊一帶，地域東面臨海，故謂中國位居九州東南，而九州外環裨海）。然其二，王充指包含赤縣神州於內之九州，各州皆有裨海環繞，是為大九州。此則恐已是鄒衍原說的變異，蓋依此說則既與《史記》所述不合（依王說，那麼中國不會是「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而只能是天下九分居其一分），也乏經驗支撐（中國西方北方並無海）。所以如此，或乃《史記》所述鄒衍九州說旨意本不甚明，復以時日久遠，鄒說轉趨含糊故。《論衡校釋》，頁 473-474。

¹⁴ 此據〈地形〉所列九州界外方域，不少仍屬禹九州境內所轄（如：八殯有具區、雲夢二藪，許慎《說文·艸部·藪》：「九州之藪：楊州具區，荊州雲夢……」），可以推知。或謂此九州即鄒衍九州說，恐非；不過漢世九州說確實有此一發展，說詳下第四節。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頁 41。

¹⁵ 《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77b-78b。

¹⁶ 〈地形〉：「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頁 426）九州已「純方千里」，八殯更包九州，故不當亦方千里，知「方千里」乃指各殯而說，而非總八殯之指。

九千里或以上)；¹⁸自九州至八極，重層環繞，連土接境，共成巨陸，外則或由四海環包。

姑依〈地形〉之文，以圖代言，草示如次：

東南 神州 農土	正南 次州 沃土	西南 戎州 滔土
正東 陽州 申土	正中 冀州 中土	正西 弇州 並土
東北 薄州 隱土	正北 濟州 成土	西北 台州 肥土

圖一、九州

東南 具區(藪) 元澤(澤)	南 大夢(藪) 浩澤(澤)	西南 渚資(藪) 丹澤(澤)
東 大渚(藪) 少海(澤)	中 九州	西 九區(藪) 泉澤(澤)
東北 無通(藪) 大澤(澤)	北 大冥(藪) 寒澤(澤)	西北 大夏(藪) 海澤(澤)

圖二、八殯環九州

¹⁷ 〈地形〉：「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頁426）于鬯疑「亦方千里」四字為衍，「若必言其數，則八紘當各方三千里也」。所言甚是。《淮南子校釋》，頁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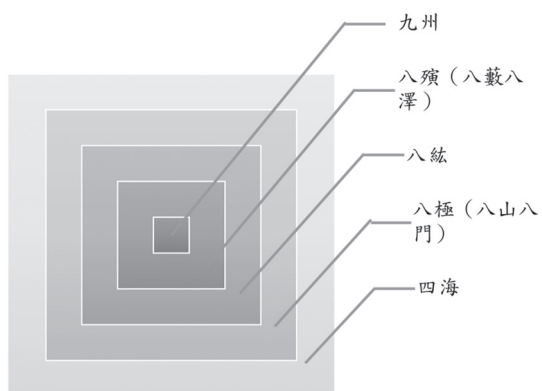
¹⁸ 〈地形〉未名八極中各極廣狹，但據前例推算可知。

東南 大窮 眾女	南 都廣 反戶	西南 焦僥 炎土
東 棘林 桑野	中 八殞	西 金丘 沃野
東北 和丘 荒土	北 積冰 委羽	西北 一目 沙所

圖三、八紘環八殞

東南 波母之山 陽門	南 南極之山 暑門	西南 偏駒之山 白門
東 東極之山 開明之門	中 八紘	西 西極之山 閭闔之門
東北 方土之山 蒼門	北 北極之山 寒門	西北 不周之山 幽都之門

圖四、八極環八紘



圖五、四海——九州

除九州外，〈地形〉於八殯、八紘、八極，但列方域之方位、地名，不具其餘；然則就其所示地名，仍可略窺諸方地理形勢：大抵九州壤土沃肥，利於耕植，然環外諸域則不然。八殯蓋皆藪澤延布；八紘或以平野為主體，但壤土貧脊；最外層之八極更皆峻嶺崇山，八極之山，形成此巨大陸域最外圍之八座巨門，能引納八方之風。

八方之風，風或二名，各方風皆生一物¹⁹（詳圖六）。八風興自巨陸之外，經八極之山（八門）向內吹拂，調節由八極八紘八殯所生雲霜雨露涼溫寒暑，以臨蒞九州，潤澤萬物；寒暑風雨會於中土冀州，達於至和。

後，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引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有「八方風雨會中州」句，²⁰ 民初康有為引之以為聯句賀吳佩孚五十壽，其源蓋皆出此。

東南 景風／清 明風 赤奮若	南 巨風／景 風 共工	西南 涼風 諸比
東 條風／明 庶風 通視		西 颶風／閭 闔風 皐稽
東北 炎風／融 風 諸稽攝提	北 寒風／廣 莫風 窮奇	西北 麗風／不 周風 隅強

圖六、八風八物

¹⁹ 諸稽攝提等八者，高誘注俱云「天神名也」，不知何據，而〈地形〉實未名其為神。考此八者，各有其文化來源，如攝提、赤奮若皆太歲年名；太歲在寅名攝提格，亦稱攝提。太歲在丑名赤奮若。隅強，胡懷琛謂或即強圉（頁 521）；強圉，歲陽之名，太歲在丁曰強圉。共工，於先秦或為上古氏族名、或為堯舜之臣。窮奇，為獸

總體而論，〈地形〉世界觀略是對〈禹貢〉及鄒衍九州說之折衷新變：其八殯以內壤域類近於鄒衍裨海環繞之「九州」；唯〈地形〉八殯之中心為九州（中國），而鄒衍九州之中心卻非赤縣神州（中國）。外此，鄒衍九州環海，並與另八大陸塊共構為大九州，九大陸塊是為天下之主體；然〈地形〉則是以內包九州的八極（單一）巨陸為天下主體，餘外或猶有陸域，但文中未予確說。故可指，〈地形〉的八極巨陸既是對〈禹貢〉天下壤土範域的擴大，且也是對鄒衍赤縣神州位據東南的改替，使再定於天下中央。

3. 九州山川、物產

相對於九州界外，〈地形〉對九州界內記述較詳：大抵循《易》九、六極數，標列山川藪澤；又記三十七川河，寫注其源；更依九宮方位，載記物產；顯現九州千里壤土相對於環周邊域，地景更為多端、資源尤見富庶。且簡列如次：

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九塞：太汾、澠阨、荊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九藪：具區、雲夢、陽紆、大陸、圃田、孟諸、海隅、鉅鹿、昭余。

六水：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三十七川河：江、河、睢、淮、睢、清漳、濁漳、濟、時、泗、沂、洛、汶、漢、涇、渭、伊、雒、浚、維、汾、衽、淄、丹水、股、鎬、涼、汝、淇、晉、合、遼、釜、岐、呼池、泥塗淵、維濕。

名、亦為堯舜時氏族名。至如諸比、諸稽、臯稽、通視等，無可稽考。《說文·示部·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3。而〈地形〉謂八者皆八風所生，則是由風引出者，故恐不得名神。因此，本文但以「物」名之。

「物」謂精怪，說詳下文。

²⁰ 宋·葉夢得撰，遼銘昕校注：《石林詩話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卷下，頁172。

東南 會稽 竹箭	南 梁山 犀象	西南 華山 金石
東 醫毋閭 珣 玕琪	中 岱岳 五穀 桑麻魚鹽	西 霍山 珠玉
東北 斥山 文皮	北 幽都 筋角	西北 崑崙虛 球 琳琅玕

圖七、九州物產

此間所論自然地景，皆各有其本：九山、九塞、九藪、六水之說，轉錄《呂覽·有始》；三十七川河，採自〈禹貢〉、《山海經》。蓋皆真實地景記述，唯三十七川河如衽、鎬、涼、泥塗淵、維濕等，今難考所在。至論九州物產，竹箭、筋角、金石、珠玉、犀象、文皮（虎豹之皮）、五穀桑麻魚鹽云云，多數皆今所繁見。另如：珣玕琪，《說文·珣》：「《周書》所謂夷玉也」，²¹當代學者以為即瑪瑙（錦州石）。²²球琳琅玕，〈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孔氏《正義》：「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²³亦中國真實之物產記錄。

總體而觀，〈地形〉全篇以該部分記錄最符現實地理、少有幻設，當屬撰者對前此地理勘考資料的一次總彙整。

4. 九州西北：崑崙虛

崑崙虛又作崑崙丘，即崑崙山。〈地形〉不列此於「九山」當中，然於九州諸山，特此被詳為載述，可見重視。記稱：

²¹ 《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11。

²² 樂秉璈：〈古玉定名探析〉，《寶玉石周刊》（2011 年 7 月），網址：<http://www.chinagemnews.com/html/yswh/20110707/102509.htm>。

²³ 《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 87a。

崑崙內具九重增城、中有五尋木禾，四方異樹植立，生珠玉併不死藥。環山繞立四百四十大門：西北面布列玉欄九井；北門長啟以納不周之風；西方闔闔門內矗飾玉傾宮旋室，又縣圃、涼風、樊桐三山坐落其間。山有疏圃之池，黃水注之；其流三繞返源，則化白水，飲之不死。

崑崙四維出流四水：東北河水、東南赤水、西南弱水、西北洋水；皆帝之神泉，能和百藥，潤澤萬物。

循崑崙上之，為涼風之山，登之不死；復上，為懸圃，登之能役風行雨；復上，可抵雲天，為太帝之居，登之能神。²⁴

凡此崑崙形勝，承採《楚辭》、《山海經》而來。於〈地形〉之記述中，崑崙意象主要由物產上之「美玉」與信仰上之「不死」共砌所成。物產（玉石）可徵實於九州西北的實際地理（崑崙山系），信仰（不死）則須另於別處始能辨見意義。而崑崙本先秦盛傳之神話地理；至漢，司馬遷謂：「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崑崙，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²⁵則真實地理中之崑崙山的確立，實始自武帝朝。而〈地形〉之作尚早於此，可見篇中所記崑崙，雖不乏屬實之處，但基本上仍是想象地景，為幻設的西北崇山。

5. 九州荒奇記存

除記述九州崇山大川、西北崑崙之虛，〈地形〉另散記州內荒詭奇異。如記異域有：雒棠、武人、鄧林、登保之山、暘谷……；異族有：耽耳、有娥、樂民、拏閭、狗國……；神聖人有：候夜神、西王母、宵明、燭光、夸父……；

²⁴ 〈地形〉所示兩處為神上下的天柱，一為位居西北崑崙虛中之崇山，另一則為位居南方都廣之建木（建木，詳前注）。而唯崑崙虛言可登、登之可變。蓋是時人視以為能藉登涉而達天、化神的唯一處所。另又記有登保山：「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頁493）；而據《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山海經校注》，頁219。當是〈地形〉所本。那麼登保亦想像中之聖山，特〈地形〉未多予具論，地位殆不及崑崙。

²⁵ 《史記·大宛列傳》，頁3173。

奇物異獸有：磤魚、青馬、視肉、²⁶燭龍、雷澤神……；嘉木有：甘櫨、甘華、三珠樹、玉樹、三桑無枝……等。皆著其稱名，略標所在，間或寫其形性。所以昭九州之間奇景絕境所在，及物怪所盤、異族所居。

〈地形〉此部分記載，主要承採《山海經》各篇，所載內容率多傳說；正《四庫提要》所稱「百不一真」之類，在地理學上或有廣人異聞之用。下所論域外諸國性質同此。

6. 海外三十六國

〈地形〉所記遠方異族有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循逆時鐘遞行，所載諸國分別為：

西北→西南：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

西南→東南：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

東南→東北：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

東北→西北：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凡此亦泰半皆承自《山海經》，但文辭尤加簡省：僅依四方標諸國所在、借國名寫諸族形性，外此，未更描記各國土俗。

今取此三十六國之名効諸相關傳說，能見部分雖散列傳說之海域之中，是為島國；²⁷但也有部分當在九州境內，²⁸故〈地形〉此所謂「海外」，不當被

²⁶ 高誘注：「其人不知言也。」（頁 505）是視「視肉」為人。而郭璞〈海外南經〉「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山海經校注》，頁 204。是漢魏六朝已存異說。姑列奇物異獸之中。

²⁷ 如女子民，〈大荒西經〉：「有女子之國。」郭璞《注》云：「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即此國也。」又謹頭國民，〈海外南經〉：「謹頭國在其南，其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郭注：「謹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

理解為一地理空間概念，即它未必在「地理的四海」之上；而毋寧為〈地形〉及時人文化心靈之習語、指的是「心理的我族」界外。海外，乃是文化與心靈所構設的外域。《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邢《疏》引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²⁹正是該種心靈外域的明說。

〈地形〉海外三十六國，就徵實性說，亦皆想像異域，非實存地理。³⁰

（二）理之部：地道理則

除地景記載，〈地形〉另也就大地本身之運化理則進行說明，討論地對萬物的影響與作用關係。所論課題約有四項：五行之理、土氣變作、生類有等、地類裁物。下略述之。

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山海經校注》，頁 400、189。《博物志·外國》：「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晉·張華著，唐子恒點校：《博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頁 17。是女子民、灌頭國當皆居處四海之中。

²⁸ 如沃民，〈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呂覽·本味》：「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又鑿齒民，〈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淮南·本經》：「堯乃使羿誅鑿齒於壽華之野。」（頁 852）高注：「壽華，南方澤名。」（頁 854）是沃民、鑿齒當皆居於九州邊境。《山海經校注》，頁 397、198。周·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745。

²⁹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清·阮元校：《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113b。

³⁰ 〈地形〉所舉海外諸國，肅慎、三苗二名見於經傳，似屬實存部族。不過歷史上肅慎位於中國東北，《左傳·昭九年》：「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注：「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非〈地形〉位處西北之肅慎；高注「一曰：肅，敬也。慎，畏也。」（頁 495）當是。另三苗，〈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一曰三毛國。」當即〈地形〉所本。但〈海外南經〉所本為何則不明。後世注家取六經所言三苗釋之，如郭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蓋揣測之言，未必即《山海經》、〈地形〉所言三苗。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778a。《山海經校注》，頁 193。

1. 五行之運 天人殊用

「天用四時，地用五行」，³¹ 五行舊多被視為地之文理，故〈地形〉言地亦尚論五行。又五行土德居中，土又地德之本，³² 故〈地形〉尤貴土德。³³

〈地形〉論五行運化，有「相剋」、「壯老生囚死」、「相治」等三說，而「相剋」說復可為「壯老生囚死」說所含納，故究實乃為二說。下略述之：

其一、相剋說。此蓋衍於鄒衍五德終始說，鄒說本用五德從所不勝以解釋朝代興替，謂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地形〉論五行運化亦言相剋，然無干朝代更革，而是配寄四時以論五穀生殖，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頁 487）關注的是地土之事。

其二、「壯老生囚死」。此〈地形〉總論五行強弱盛衰之變，云：

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頁 487）

說表五行之運各不同勢，一者興則其餘四者相應起落；無諸行併時為壯、為老……之事，也無某行獨立運作不繫引其餘四行之事。就五行思想之演進言，此說類是對五行交變基本原則之統會；生／剋二說，固已包納其中。³⁴

大地運化，賴於五行交變之協洽，〈本經〉云：「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頁 873），五行協洽，而地得其寧。壯老生囚死，表大地五行之自然運作模式。

其三、「相治」說。此〈地形〉論五行利用之義，云：

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

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

³¹ 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王鈇》（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87。

³² 《白虎通·五行》云：「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68。

³³ 云：「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頁 487）

³⁴ 在壯之行「生」在生之行、「剋」在死之行。

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

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頁 487）

諸「鍊某生某」、「以某和某」云云，既非五行生、剋之序，也非壯老生囚死之序；蓋此乃在論地所生五行於人文世界之利用原則，強調五行相治，以生器用，猶〈原道〉云：「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頁 96）五行利用，要較五行自身之自然交變更顯靈活，為器用的開顯之本。

〈地形〉發明壯老生囚死與五行相治之說，以明地道運化，兼有自然之道與人文之道二部，其本則同，其用則殊。

2. 五土衍氣 萬化生興

奠基於五行說，〈地形〉另記有五土之氣變化生物歷程，其大要約云：埃、青、赤、白、玄等五天各御正、偏、牡、弱、牝等五土之氣，分別於歷五、八、七、九、六百歲，³⁵生成玦（玉石）、青曾（硫酸銅）、赤丹（硃砂）、白礬（硫化砷鐵）、玄砥（黑石）等五礦；五礦復歷前述年歲，生成黃、青、赤、白、玄等五瀆（汞）；五瀆復歷前述年歲，化生黃、青、赤、白、玄等五金；五金各歷千歲，³⁶生出黃、青、赤、白、玄等五龍；五龍入藏，生出黃、青、赤、白、玄等五泉；五泉之氣蒸騰，形成黃、青、赤、白、玄等五雲；五雲各歷內部陰陽激盪，形成雷電霧露，潤濟大地，終而流貫黃、青、赤、白、玄等五海。

此說由五行（含括五色、五數）觀念為經，氣／礦／汞／金·龍·泉／雲／海等物為緯，共構成論，蓋各以一物表徵大地叢繁之物類，以說明萬物生

³⁵ 五、八、七、九、六，各是對應於土、木、火、金、水的五行之數。〈時則〉以孟仲季春，盛德在木，其數八；孟仲夏，盛德在火，其數七；季夏，盛德在土，其數五；孟仲季秋，盛德在金，其數九；孟仲季冬，盛德在水，其數六。可徵。

³⁶ 原文「青金八百歲生青龍」，獨異於黃、赤、白、玄金「千歲」乃生龍，王念孫云：「『八百歲』當為『千歲』」（頁 527），說是。

該段記載內容甚見玄奇，然推本〈地形〉關懷，基本面向殆不離大地壤土及其生類存居，故推測對此段記錄或當屬對地土作為生類之根本居存所在其生衍化成活動的一次總說，即〈地形〉篇之宇宙生成論（cosmogony）。³⁷

海閭→屈龍→容華→藁→藻→浮草→浮生不根芟者（萍屬）。

• 20 •

該段記載，多數專稱難可考定，兼以傳本文辭錯漏，³⁸ 故細部意旨已不易通解；唯就大要來看，所言為生類生化之論，殆少疑義。那麼，此處所言之「生」，究為何義？

根據所論數處意涵相對明朗之專稱，如聖人／庶人、鸞鳥／庶鳥、麒麟／庶獸、鯢鯢／庶魚、靈龜／庶龜……等，可略推大端：首先、此能生者與所生者之間屬能併時俱在者，即二者之關係非是順時間流而顯之同質異體（如父與子）之遞變結構；其次、二者屬差異之存在層級（境界層級），即它們之關係於存在層級上為非平等對列者。因此，此種生大抵不當理解為生物學上之演化（evolution）、也不當理解為一般之生育（fertility）。此「生」，它該是類近《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42 章）或「道生之，德畜之」（51 章）之生，³⁹ 能生與所生之際，是本質體性的共享分化，而表呈作本／末、首／尾的同時性並在關係。故〈要略〉述〈地形〉篇旨時有云：「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頁 2173）即所以指此，言：辨萬物生類皆各有其本主。

在〈易本命〉中，正是如此表說生類關係：「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⁴⁰ 而〈易本命〉又〈地形〉所從出。

如是可知〈地形〉所述論之生類關係，不在於追溯各種生類於生物學上的演進之跡或生育之實，而在於分類分等。橫向上，它別生類為八類（動物五類、⁴¹ 植物三類）；縱向上，它別各生類內之存在者等次略為六等（唯草屬、

³⁸ 如濕玄生毛風、羽風一段，文做：「煖濕生肢，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尚形而蕃。」（頁 520）張雙棣云：「此段文有錯亂，然無以據正。」（頁 522）說當是。

³⁹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74、203。

⁴⁰ 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51。

⁴¹ 此另可附贅數語：〈地形〉於動物類中，另也據於食性而化別，以分表其存在性徵。云：「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癯，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

萍屬為七等)；即此，以象大地生類由類屬、等次所殊異交錯而共呈之品物流形、生生不已的活潑景象。揭示諸類屬的各層能生之源，相當程度上也含有以本令末、以元統物的意義存在。此為是〈地形〉的生類分類論與存在層級說，其背後的意義，毋寧也在梳理乃至建置一理序化之世界體貌，以便認知掌握。

4. 地各有類 萬物雕成

〈地形〉以五行變化為地道運作之總則，而除五行變化外，諸般地土山河亦各具殊性，它簡易可就二元性來劃分，類如：「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溪谷為牝」（頁 471）；而論詳則涉及各種形勢、地質、氣候、方位、植被、流速……等具體條件，成土地氣類多元之存在。

〈地形〉視地土山河之殊性實為五行裁成大地萬象之輔翼，即它對存居其上之庶物具有直截之生滅變化作用，故促令九州壤土開展出異地異產、居異性殊等紛繁氣象。略錄大端如次：

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水氣多偃，岸下氣多尪，石氣多力，……皆象其氣，皆應其類。（頁 471）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鵠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頁 486）

〈地形〉該類記述，主要承自《尸子》、《呂覽·盡數》及禮家〈易本命〉之說。以現今眼光看，所論固相當部分屬生活經驗之總結，但確也另有部分乃譬喻心理之反射。「土地各以類生人」、⁴²「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作為敘述

而神。」（頁 471）此所謂「食某者」，皆以代指某一動物品類，義猶今時所謂「食草動物」、「食肉動物」、「雜食動物」……等稱。乃在說明「某品類之動物」具有怎樣的「存在特徵」；而該種「品類」是特根據「食性」而進行分類，以補充「人、獸、禽、魚、龜」之分的未足，並說其存在徵性。或者釋此作「食某」將「得某體性」，恐非是。

⁴² 實則不僅只「人」，諸般物類也都包含其中。

中的關鍵詞，就後設反省來說，不唯如撰者所意向：是一對經驗的歸納總結之論；且實際也是撰者所未盡自覺，是譬類思惟及相應信仰的具體應用。因此，〈地形〉所設土地各以類生物之說，並不全屬經驗性、科學性之原理記考，而同時也參錯想像性、信仰性之秩序給定。

以上概略梳理〈地形〉內容大要；不難觀見，出現於篇中之地理記述有真實（true）有虛誕（imaginary）；而假如吾人將各種地理記述依其是否為客觀存在或是否可供計量測度、構作為實，⁴³ 分作「真實地理」（true geography）與「幻設地理」（imagine geography）二部，那麼可指，於〈地形〉所出現之地理，幻設之成分要遠多於真實之成分。

而此間引生疑竇者只在，〈地形〉地理學之荒奇性其裨利於政用施設如何可能？它是當時知識人政治關懷中地理學的主要開展型態嗎？若是，那麼此種知識是如何實踐的？若不是，那麼〈地形〉的價值定位及其所以如此論述其學的原因，當如何理解？此乃後文所欲嘗試釐清之問題。

三、周秦漢地理之政用性考略

本節擬聚焦考察之問題為：受周秦漢「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所重之地理學面向主要多有哪些？其背後之地理學基形（fundamental form）⁴⁴

⁴³ 此指，部分地理並不是先天存在的，它也不以具體形現的模態而為人所經驗；不過其仍具有高度客觀性、穩定性、乃至可反覆驗効性，能獲得眾人的普遍認可、影響社會之實際運作，比如古時對天地中央之訂定即屬之，《周禮·地官司徒》載大司徒職司：「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而在當代，則經緯線、本初子午線等一類虛擬地理系統亦屬之。該類地理以其在利用性上的普遍且確實俱在，故其本質之擬構性乃為作用之真實性所變化，而可謂為虛擬之真實。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153b。

⁴⁴ 所謂基形，謂基礎形式，指讓各種現實之利用活動所以能有效運作、發生的背後觀念根據。

為如何？藉此以釐清周秦漢世知識人政治關懷中的主要地理意識，以作為後續評估〈地形〉地理學之漢代定位的依據。

本節將資料範圍主要鎖定在經部、史部、及部分具歷史紀實性或政典性之子書，並適當輔以相關出土資料，以裨能更準確地揭示其時對地理之政用性的主要關懷向度。

周秦漢世政論語及聖治之周至普施或治道之維繫根據，傾向將基礎推及天、地、人、鬼、神等各大層項當中。如《禮記·禮運》：「聖人參於天地，并於鬼神，以治政也。」⁴⁵《大戴禮記·四代》云：「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⁴⁶《莊子·天道》：「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⁴⁷率皆如此。

其中，「地」對政用施設尤具重要影響，故深為知識人關注。如《管子·乘馬》即云：「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⁴⁸〈問〉：「理國之道，地德為首。」「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⁴⁹明確揭示知地、治地對於治政的重要性；而此亦周秦漢論治的普遍觀念。

考周秦漢知識人所關注之與地理相關之政用略有六端，：曰壤界劃分、曰形勝利用、曰地財裁制、曰風土察辨、曰物異記考、曰地道法循等。下略述之。

⁴⁵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430a。

⁴⁶ 《大戴禮記補注》，頁176。

⁴⁷ 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462。

⁴⁸ 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84。

⁴⁹ 《管子校注》，頁498、499。

（一）壤界劃分

壤界劃分，指對原無圻界的大地進行人為的經界裁劃，使出現可明確辨指的虛擬或實質之後天邊界來。其大可至於分天下九州之封界、小可至於定一家田土之畦界。

壤界劃分，是最早見諸政用思索的地理學課題之一，〈禹貢〉九州說即其代表，它與政治權力之宣示密切相關；〈書序〉：「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⁵⁰正表此旨。新莽天鳳四年六月，王莽授諸侯茅土於明堂，告諸侯云「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⁵¹此制作地理，亦即劃分疆域。凡此，皆政權藉經界之權以落實之顯例，故歷為知識人之政論所貴。

壤界劃分之權的掌握，除是政治權力之掌握的重要表徵外，同時又是治人者實際管理天下、國土、民生運作時所不得不依倚之工具，由之並可左右政局之良弊，故深為有識者所重。如云：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⁵²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⁵³

皆所以表之。

西漢末，史載丞相匡衡因地圖所記封地範圍差誤，導致所獲較實際封地超逾四萬畝土田；被依《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廢為庶人。⁵⁴可以徵見壤界劃分與政權運作間之密切關係。是以在治道思想中，壤土劃界作為地理學的內容之一，備受重視。

⁵⁰ 《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 77a。

⁵¹ 《漢書補注·王莽傳下》，頁 6161。

⁵² 清·焦循：《孟子正義·滕文公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05-206。

⁵³ 《漢書補注·食貨志上》，頁 1565。

⁵⁴ 《漢書補注·匡章孔馬傳》，頁 5103。

（二）形勝利用

方域形勝，指對以九州為核心，其州內、州外諸自然（如山川藪澤、丘陵阪險）、人文地景（如宮觀城闕、古今遺跡）分布的勘考記述及利用分析。

方域形勝對於政務運作的影響至為直接，《管子·九變》嘗分析人民能守戰至死而不自謂有功之因，其中二端便為「山林澤谷之利足生」、「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⁵⁵故〈乘馬〉論立國都，著重對地理形勢的擇取：「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⁵⁶徵之以荀子所見秦國得勝之數，有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⁵⁷

除立國之外，另者，知識人對天下情勢之分析、郡國之封建施設，乃至軍陣之布列宜忌等，多不離根據方域形勝而思索。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載七國之亂後，朝廷對郡國分部的安排：

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⁵⁸

《管子·地圖》對行軍之地圖的重視：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輶輶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⁵⁹

⁵⁵ 《管子校注》，頁 898。

⁵⁶ 《管子校注·乘馬》，頁 83。

⁵⁷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彊國》（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03。

⁵⁸ 《史記》，頁 803。

⁵⁹ 《管子校注·地圖》，頁 259。

凡此等等，見地理形勝的觀察與治政穩定之蘊向的關係，故此多為知識人言地時所重。

唯至漢世，秦亡之鑒令頗使知識人對於地理形勝與邦國之治間的密切性另有反省，如賈誼〈過秦論〉謂秦國據守關中之固，猶趨覆亡；⁶⁰《淮南·汜論》言周公諫武王都五行山事，云：「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頁1418）類此云云，意在倡說德治之要。⁶¹不過，形勝勘考在治政施為中的作用，始終未被放捨。

（三）地財裁用

《大戴禮·武王踐祚》載武王牖銘「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⁶²《管子·禁藏》：「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⁶³顯示地財於持政養民上的積極作用。地財所包至廣，舉凡動植生類、壤土礦石，乃至氣化流變、節候興替等，俱皆屬之。亦即一切大地所出之可供生民百姓生存利用之資源，

對於地財，治政施設多講究對它之利用裁使；比如《管子·地員》辨析各種壤土特性以論其耕植所宜。云：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荦蓐，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⁶⁴

稱：「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九州之土，為九十

⁶⁰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3。

⁶¹ 云：「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頁1418）

⁶² 《大戴禮記補注》，頁118。

⁶³ 《管子校注》，頁1025。

⁶⁴ 同前註，頁1073。

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⁶⁵對各州之地形、土質、水性、草木間的關係有頗見系統的分析，堪稱是論地財利用的代表。

再如《史記·貨殖列傳》云：

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⁶⁶

此則載記地財與各方域間的對應關係。

而另者，對地財的調度掠取有時亦作政治權力擴展的表徵。典型案例如《左傳·僖四年》載齊桓伐楚，管仲宣爭伐原由之一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⁶⁷又如《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漢使陸賈勸南越趙佗棄帝號，得趙佗稱臣納貢：「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⁶⁸凡此，正見地財利用與政治權力變化間的微妙關係。

要者，地財向政權的穩定性與活動象徵提供有各種實際利用價值，故同樣為知識人言說治道所重。

（四）風土察辨

風土，指地理環境所形塑之方域民性及其文化型態。《禮記·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⁶⁹《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⁷⁰視地理對於民性形塑具決定性，故為政之要需

⁶⁵ 同前註，頁 1096、1100。

⁶⁶ 《史記》，頁 3253-3254。

⁶⁷ 《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 202a。

⁶⁸ 《漢書補注》，頁 5733。

⁶⁹ 《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頁 247b。

⁷⁰ 《漢書補注》，頁 2819。

察風辨土，以為設政施教之參酌。

周秦漢所出風土考論之作不少，如《管子·水地》據水性以論民情、《大戴禮記·易本命》據土性以論人形、《周禮·地官·司徒》據五土以論動植所宜與民人體性、《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據方域諸條件以說民風土俗，率皆其類。節要略舉如次：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⁷¹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⁷²

地理既作用民性而成風俗，則政教之施，需起所以因應之道；《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周初封土建國事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⁷³ 變俗革禮與簡禮從俗，表徵為政者於面對方域土俗時所採行政教施設之二種基本原則，相關舉措，於後世史籍遍可徵見，不煩列舉。

設政施教固為治民之要，而察風辨土又在政教其先，故論地理之政用性，它始終深受世人所貴，雖周秦漢世以下猶延繼不絕。

（五）物異記考

物異記考，指對大地所顯一切怪異非常之物事景致之記錄。其中既包括有

⁷¹ 《管子校注·水地》，頁 831-832。

⁷² 《史記·貨殖列傳》，頁 3265、3266。

⁷³ 《史記》，頁 1524。

自然現象，比如地震山崩、江河潰決，但也包括有詭譎幻奇之事，比如殊方異域、精魅物怪等。⁷⁴對於物異的認識察辨，既是周秦漢地理學中的一大主題，且縱使是幻異性之記錄，有時確也能介入至治政之利用當中，故重要性同樣不容輕忽。

考禎祥變怪是周秦漢人政用中所以辨記物異、博知天地的主要目的之一，此為天人感應信仰的一環；亦即是要藉辨考物異以窺見世界所諭示予人之神祕意旨。比如《管子·小問》：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⁷⁵

《漢書·李尋傳》載李尋說王根：

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⁷⁶

此間，前例記大地精物、後例記四方災變，而皆自有其所諭示之旨：俞兒為霸主將興之兆、自然災變為小人用事之驗，類此物異，率人所尚論。《漢書·公孫弘傳》載元光五年武帝舉賢良策：「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

⁷⁴ 杜正勝嘗考周秦漢代用語，謂「物」除有「事物」義外，於古亦指「精物」一類之存在者，即《周禮·春官·神仕》「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魘」的「物魘」。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大陸雜誌》第104卷第1期（2002年1月），頁3。（杜氏引文，「日至」二字倒，今據正。）不過本文此處「物異記考」所用「物」之一詞，概念要較杜說為更寬泛，不限於特指精怪之類。

⁷⁵ 《管子校注》，頁972。

⁷⁶ 《漢書補注》，頁4909-4912。

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⁷⁷更以帝王身分示天下以對鬼物天命天文地理變化的貴尚，則其時朝野知識風氣景況於此可得略窺。

除辨別禎祥變怪外，地理物異記錄有時也對統治者之政策施設具有牽引作用。如《山海經》載：「蓬萊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⁷⁸此幻設的神山即成為周秦帝王熱中追索的方域。《史記·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⁷⁹

〈秦始皇本紀〉：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

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⁸⁰此為幻設地理介入於政用的典型案例。

再又如《論衡·亂龍》：

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蘆）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⁸¹

神荼鬱壘為傳說中之方域物神，出於《山海經》。⁸²而除如王充所指二神被地方縣府用以避邪外，另據蔡邕記載，它也於宮中被做為配合歲末儺祭的驅疫之

⁷⁷ 同前註，頁 4211。

⁷⁸ 《御覽·地部三》引。見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83。

⁷⁹ 《史記》，頁 1369。

⁸⁰ 同前註，頁 247。

⁸¹ 《論衡校釋》，頁 699。

⁸² 《論衡·定鬼》：「《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論衡校釋》，頁 938-939。《太平御覽·果部四》引《漢舊儀》，說略同，頁 4289。

神：「于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毆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⁸³此也見物異知識對於治政之宗教禮俗的作用影響。

綜此可見地理物異記考，乍視若與治政無所干連，然則置諸周秦漢世之社會氛圍，則它也仍在政用層面上具有一定影響力，往往左右統治者之治政決策，尤其當它與天人感應論相結合時更是如此。

（六）地道法循

地道又名為地德。周秦漢言地道、地德，略有二種指涉：

其一，指大地所能養育萬物的內在機能。如《淮南·俶真》：「交被天和，食於地德。」（頁165）《管子·五輔》：「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⁸⁴

其二，指大地所呈之德性象徵。如《易·謙·彖》：「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⁸⁵《太玄·玄圖》：「天道成規，地道成渠，規動周營，渠靜安物。」⁸⁶這類地道則是世人奠基於對大地徵性的想像並將之朝人文理序作引申所設立之觀念；特性是富含抽象理致，而少論客觀物景。

周秦漢世論地理之政用性時所觀注之地道多指後一義，如云：

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⁸⁷

⁸³ 清·許瀚：《蔡中郎集·獨斷》（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影印本），外集卷4，頁12。

⁸⁴ 《管子校注》，頁199。

⁸⁵ 《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頁47a-47b。

⁸⁶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12。

⁸⁷ 《文子疏義·上德》，頁294。

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栗、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⁸⁸

除用諸治道理念之建置，該種地理說也滲透於朝廷典儀乃至制器利用間，如《周禮·考工記》言輅人造車：「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⁸⁹《白虎通·瑞贄》論璧用：「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⁹⁰俱可見該種地理認識的應用之迹。

地道作為一種獨特之地理論述，實際上具有規定秩序的作用，甚乃亦規定了地理學（geography）自身之秩序，故可謂是地理學的地理學、元地理學（meta-geography）。此為周秦漢知識人之「政——地」關懷的另一重要面向。

以上概略梳理了周秦漢世地理學向政道宣說、或治政實踐而坐落的數大面向，此表徵著該一時期社會上思索「政」「地」連結關係的主要傾向性。而根據該節所考，不妨指各種被向政用實踐而採據之地理學、亦即政用中的地理基形，泰半皆為真實地理而非幻設地理。即令如地道論，雖頗似帶有幻設性格，但實則其毋寧是「地理學的地理學」，即邏輯上屬「先於地理」者，因此，就該層面說，它不在真實地理與幻設地理的分別之列。而若就發生處說，那麼地道論的提出又須以可經驗的地理為其理論之根據，故若追索其所憑依之地理基形，那麼仍會是真實地理——無論該真實地理是否被錯誤認識。⁹¹故由此而論，真實地理殆周秦漢「政——地」之學中的主流關懷。

⁸⁸ 漢·董仲舒撰，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離合根》（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65。

⁸⁹ 《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頁614a。

⁹⁰ 《白虎通疏證》，頁351。

⁹¹ 比如以大地為方形，此顯然是錯誤認識，但此卻是古人透過經驗觀察所得。關於「地方」認識的所以形成，可參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4-196。

至於幻設地理，儘管它非全然與政用實踐脫離關係；且正好相反，它與各種信仰習俗相結合，成為一脈頗見力道的地理學脈絡，頻繁地作用於治政的日常常行當中。然就表層運作上看，它確實較少受知識人正面宣揚，甚且常常受到儒家「不語怪力亂神」之正統價值所貶抑。故就知識人的政用關懷言，幻設地理雖然存在，但大抵仍屬非主流者、為潛隱的一系。

四、〈地形〉地理學於漢世之政用性考略

前文分別梳理了〈地形〉之地理學大要及周秦漢地理學之政用開展主脈，那麼對於〈地形〉於漢世之政用價值，已能大致見其定位，即它縱使未必盡如司馬遷所意向般為知識人所鄙棄，但要亦不在知識人主流政用輦向的需索中，而乃屬主脈絡外的一系地理學系統。亦即可說，〈地形〉所開出的實際是一不甚合時宜的地理學。

然則，僅探論至此，仍然多所未足，蓋此仍尚未明確揭示〈地形〉地理學在漢世所可能的細部定位及其發展流衍，也未能說明何以〈地形〉會開列此不甚合乎時代精神之學說以服務於政用之中；這種不合時宜究竟如何發生？凡此，皆屬更根本之問題，而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倘論此類問題，方法上可如此運作：〈地形〉就其資料來源言，為「舊說承採」與「新說創制」的綜合；就其地理基形言，是「真實地理」與「幻設地理」的兼容。那麼即此為經緯，可分其內容略為四部：繼往之真實、繼往之幻設、開新之真實、開新之幻設。四部之中，繼往二部俱屬地理學的過往成績；故評估之關鍵，當觀其所承採者究屬往舊地理的哪些部分，這些部分是否屬於當時之主流知識系統、甚至是尖端知識系統？另者，創新二部則表地理學的新出之功；故評估之關鍵，當觀其能否提供新時代予其所需、或回應新時代之重要課題？綜此四部予以考究，最終將可會合成〈地形〉於漢世知識人群體中可能呈現的基本定位。

底下即此四部分作討論。唯〈地形〉所載真實地理內容相對稀少，且其開新部分亦乏殊特，將之與繼往部分結合並說可矣；故實際乃僅就三部別予探討。

（一）〈地形〉「真實地理」於漢之價值定位

〈地形〉以九州（中國）為範圍，舉凡九山、九塞、九藪、八風、六水、三十七川河、及九方物產等，所載多屬真實地理。另者，它對地方風土之推演及對土地與人物間形性關聯的記錄，也有相當一部分屬於經驗觀察之結果，故同可歸入真實地理之屬。總此，是〈地形〉地理學最契合於周秦漢政、地連結之主流思索的部分。倘以一套知識的當世價值，決定於它是否契合於當時主流知識之脈動而論，那麼，〈地形〉之現實性、乃至〈要略〉所作之宣誇，當俱可在此獲得相當程度之肯定。

不過事實上，〈地形〉之真實地理記述內容率皆粗略，諸如：記九山、九塞、九藪、六水等地景，僅錄其名，不詳所在；記八風，僅記風名來方，不詳時節；論三十七川河，僅記其源，不詳流脈；述地方物產，僅循九宮方位以聚焦九地珍奇，不詳萬民生業……。凡此，形成其地理記錄的雖若包綜萬有，實則散疏寡要之特質。

再者，頗有所載地理先後不一之問題出現，如記黃河之源，一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頁 450）一云：「河出積石。」（頁 493）形成一河二源、在此為源在彼則流之怪異現象。此則顯示此地理記述有相當程度之輕率性。

〈地形〉的這種狀況，並不與其時之地理勘測水平直接相關；蓋與之同時、甚至早出於此之地理書，不乏有更見精詳的地理記述。下舉〈禹貢〉所記青州為例，以比較於〈地形〉所記九州、九方物產說。云：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濊、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由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棗絲。浮于汶，達于濟。⁹²

此述大禹治及濊、淄而勘論該地地理之情況。除明確表出青州所在之地理位

⁹² 《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81a-81b。

置，另者諸如其地之土壤性質、貢賦品目、地方物產、經濟類型，乃至於聯外交通等，盡皆論及，兼括了自然及人文地理二向度。文言至簡，而不失賅備。故《隋書·地理志》云：「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⁹³ 對其政用性格予明確標列。

相對於此，〈地形〉九州記錄則形式大異；乃皆按「某方某州曰某土」之格套，呈列九地，外此不更有他（引文詳前）。於是九州之具體地景、所在、所產、交通……云云，俱不得明。〈地形〉另述有九方物產，似可看作是九州之內物，其文云：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頁 463）

按此地財所出，既在會稽、梁山、華山、霍山……，不難推見九方不在九州之外；然此九方是否即按「一方」對應「一州」，規則呈現九方所產對應九州，則又難能確斷。如此，九州與九方物產間，關係乃呈含糊。

不唯九方物產與九州的對應為如此；舉凡所論九山、九塞、九藪、六水、各大川河、諸方物異等，情況率皆如此，盡未能在九州格局中求得明確位居。於是，〈地形〉所設九州對於理解真實地理而言，不啻為架空虛設之存在；唯在配合於五行、四時、十二位等數術綜合體系中，此九州始具足了其意義指向，而表出各州州土特徵。

即此為例，〈地形〉真實地理之特性可蓋略窺見。作為真實地理，〈地形〉

⁹³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宋刻遞修本），頁 987。

更著意於自總體面鋪展大地豐繁地景，而不在於自個別面細緻記述方域實境；更著意於載錄殊方異域之珍奇詭怪，而少於用志記述方域自然與人文之詳。此形成其真實地理記述雖若琳琅，但備具參考利用價值者不免稀微。

總要而論，〈地形〉所載真實地理，一則於篇中所佔比例不多、二則它亦屬不得為當時尖端地理學之列；故以〈要略〉所標舉之政用性、或現實利用性看，〈地形〉置諸漢代地理學中，殆都未必佔有太高地位。同此時期，〈禹貢〉曾被用諸治水，⁹⁴〈地形〉則未聞有任何類似利用出現。此雖與二者經學、子學的懸殊地位有關，不過以〈禹貢〉為基準，〈地形〉之真實地理不達時代之基本水平，不免亦是其政用價值不彰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地形〉「幻設地理」於漢之價值定位——繼往之部

幻設地理為〈地形〉內容之主體。根據前析，〈地形〉所承地理書主要為〈禹貢〉、《山海經》、《呂覽·有始》及禮家〈易本命〉之說等。其中，《山海經》又〈地形〉幻設地理之所本。那麼，意欲辨知〈地形〉幻設地理於漢人心目中所呈主要定向，藉其時社會對該書及其同類著述之評議，殆可鑒知一二。

漢世傳《山海經》為伯益所作；內容上，劉秀云：「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⁹⁵而王充更只云其：「記異物」。⁹⁶

除《山海經》，周世另有有夏鑄鼎象物傳說，亦與類近。《左傳·宣三年》載楚伐陸渾之戎而觀兵周疆，周定王使王孫滿犒勞楚軍。此時楚莊王越禮以問

⁹⁴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載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漢書補注》，頁4748。

⁹⁵ 劉秀〈上山海經表〉，《山海經校注》，頁477。

⁹⁶ 《論衡·別通》：「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論衡校釋》，頁597。

鼎之輕重，欲窺周室。王孫滿答云：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⁹⁷

此稱有夏集九州貢金，鑄為九鼎，於鼎刻鑄遠方物異之圖，以昭萬民；民人百姓以是能辨知神姦，避除螭魅魍魎，夏朝因此上下和諧，得天祐福。

王孫滿之言反映上古信仰中「象物」（描摹物形）活動的神聖性；鑄鼎象物並非從事藝術興作，而乃宗教活動的開展（「使民知神姦」），同時也是治政活動的展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即此，有夏的建德型態可指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藉此「象物」之行，夏朝獲得天命的保障，氏族之「德」亦因之得其延續。⁹⁸若按傳說，將夏代之建德過程作結構化呈現，那麼可表之作：「象物→利民→獲（天）命」，或「正地→正政→教正」的型態；清楚體現「象物以正地」是夏王朝獲得人民擁戴與上天祐福的根本。

王孫滿所示此信仰型態，成為〈要略〉思索「政——地」關係的根據。它將〈地形〉的現實利用性歸綜為：「知所避諱」、⁹⁹「使人通迥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頁2173），這與夏鼎的「使民知神姦」正乃同等意義。顯見在〈要略〉，乃相當程度上有意於複製夏朝立德獲命之模式，以達到其地理學之政用價值的展開。唯夏鼎既失，¹⁰⁰無可仿製，而《山海經》則伯益輔大禹治水時所記，故〈地形〉乃錄其大量記述。這一行動的背後被寄附以「用

⁹⁷ 《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367a-367b。

⁹⁸ 關於物、德、政之間的關係，可參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三）〉，《大陸雜誌》第104卷第3期（2002年3月），頁97-106。

⁹⁹ 云：「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頁2193）

¹⁰⁰ 漢傳秦一統天下，而九鼎佚失，或指沉埋泗水，《史記·秦始皇本記》：「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頁248。唯據學者所考，夏朝恐亦無鑄造九鼎之事。見杜正勝：〈鼎的歷史與神話〉，《古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207-224。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的治政理想，不難窺知。

若抽開來看，可指〈要略〉此一立論，是思想史上所將「夏鼎傳說」與「《山海經》傳說」進行連結的初期展現；¹⁰¹並且在它，仍尚保留有較為近古的觀念，反映出宗教、政治高度連通的古代信仰狀況。然則，〈要略〉欲藉「象物」以承天永命的期許，出於主、客觀條件，可指它實際並未能令〈地形〉此繼往而來的幻設地理在漢代主流之「政——地」觀念中獲取理想定位，而可能仍是落於價值不彰的狀況中。其證略有二端：

1. 主觀因素

〈地形〉雖以幻設地理為全文之主體，不過其中所載之「物」（所謂「神姦」）實相當稀少；且無論較諸夏鼎傳說或《山海經》，它之表現也頗見落差：以夏鼎傳說論，鑄之鼎者為圖，¹⁰²而〈地形〉則純字無圖；以《山海經》論，記寫物異不失翔實，而〈地形〉則多粗略含糊。這成為〈地形〉即令置諸當時的幻設地理之列，亦不能佔有太高地位的主觀因素。底下以二文對方域物異的載述作一簡單比較，見其殊別：

《山海經·南山經》載：

南山經之首曰騶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

¹⁰¹ 至後世，或者有謂《山海經》所載即是夏鼎所鑄物異者，如晉左思〈吳都賦〉：「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雲霆。名載於《山經》，形鑲於夏鼎。」明楊慎〈山海經後序〉：「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晉·左思：〈吳都賦〉，梁·蕭統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11。明·楊慎撰，張士佩編：《升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70冊），卷2，頁15。

¹⁰² 夏鑄九鼎本屬傳說，故九鼎鑄物的總體形貌不可得悉。不過古傳用於避忌的物械圖錄，今仍有不少可見，如1960年，湖北荊門漳河車橋戰國墓出土所發現之「辟太歲戈」；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發現有「辟兵圖（太一將行圖）」，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發見《白澤精怪圖》，皆所作為禁避百兵物怪之用；由之可略窺古人所思維之鑄鼎象物的物形之梗概。

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之善走。麗廬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棧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¹⁰³

此以某一山系為基準，載明此山系中之各別山體，及山體所出物異、水系等等。對各物異之體相形性，皆有細部形容，故雖無圖象，仍頗見即文所載想見一二。先秦物異記錄多有以文字形式而出者，如《莊子·達生》記澤中精怪——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¹⁰⁴亦其顯例。而《山海經》則可謂箇中翹楚。

相對於此，〈地形〉載述方域物異云：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磽魚在其南，有神二八，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頁493）

於該段記述中，內容甚豐，但卻呈多方之含糊性，其最為緊要者略為二端：所在方域不明、所狀存在者意義不明。

前者如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然則究乃何地之西北陬？文中未詳。又：「磽魚在其南，有神二八，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二「其」字，各指向哪處目標物？文中亦不見確指。

後者如記：「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然此雒棠、武人究為地名、木名、人名、族名、神名？文俱未詳。又：生於崑崙華丘之「視肉」，其狀為何？為神、為獸？〈地形〉亦無明載。

如此之類，顯現〈地形〉之幻設地理記述，自身實尚待有識者予注疏解

¹⁰³ 《山海經校注》，頁1-2。

¹⁰⁴ 《莊子集釋》，頁654。

明，¹⁰⁵ 它不能提供有效利用價值可知。事實上，《山海經》之地理記述亦不乏粗略部分，〈海經〉尤見如此。不過〈地形〉晚出於《山海經》、承採於《山海經》，故是可有採善校謬之利的，然就成果而言，〈地形〉實未能汲其精粹，反多襲其糟粕，則就幻設地理的表現水平來說，不免略失衡準；而就〈要略〉所標目的說，它是否確能利人「知所避諱」，也值得懷疑。

2. 客觀因素

除主觀因素外，客觀上時代性格的轉移，也可能導致〈地形〉欲藉「象物利民」以「承天永命」之理想最終走向失墜。具言之，自漢世以降，物異記考的施設意義已逐漸脫離如王孫滿所示的遠古型態，它大抵朝著三大流向而展開：其一為與天人災議論做結合，走向治政利用一端。其二為與博物學做結合，走向知識蒐探一端。其三為與登涉術做結合，走向巫術運用一端。而此三端，「象物」的活動都不更與王朝的承天永命問題再有密切關聯，形成象物說的去政治化。可略表如下：

三端之中，唯天人災異論下的象物活動最與治政相關，不過它與鑄鼎象物的關懷實著見差異：前者目的在於俾便王者鑒知天意，後者目的則在俾便民人辨識神姦；而面對物異，二者所主意向亦別，前者著重帝王的躬自修省，後者則關注圖物的避忌利用。換言之，漢代天人災異論下物異記考活動，意義實已大別於夏王鑄鼎象物的活動；二者錄奇著幻則同，而所以錄奇著幻則異。

另者，「鑄鼎象物」的神秘性及其作為有夏所以承天永命的憑藉，亦逐漸受知識人質疑或遺忘。如王充即云：

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

¹⁰⁵ 《淮南》出於西漢初中期，至東漢初，已有許慎予之間詁，漢末高誘云：「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餽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敘〉，頁1）凡此，顯見其文之難曉。而〈地形〉固亦其類。

則書增其文也。¹⁰⁶

於此，「象物」的意義被相當程度地予去魅化（disenchantment）。而去魅的結果，不唯解去了象物活動的神聖性、宗教性，並且也解去了它於遠古時期所帶有之政治性。

古代物異記考之書，於此際亦漸被置於能助學人多聞博識、以避頑鄙之訾的博物著作而看待。如對待《山海經》，劉秀稱：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¹⁰⁷

王充云：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¹⁰⁸

率皆如此。

洎至六朝，博物學風氣大盛，¹⁰⁹ 古代著異之書是更被如此定位。比如蕭綺〈拾遺記序〉：「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愛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闊，……蓋絕世而弘博矣。」¹¹⁰ 不唯《山海經》成為博物學之宗主，甚則「夏鼎」也被向此而定位。至如上古「象物」活動的神聖性及其治政意義，則已然為時人遺落，成為「過誕」、「迂闊」之類典籍的同路存在。

¹⁰⁶ 《論衡校釋》，頁 375、376。

¹⁰⁷ 《山海經校注》，頁 478。

¹⁰⁸ 《論衡校釋》，頁 598-599。

¹⁰⁹ 相關研究可參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5 期（2000 年 9 月），頁 43-51。

¹¹⁰ 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晉時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蕭綺序〉，頁 1。

而與上類情況適相對反，另有一系知識則確信「象物」活動的神聖性及其「使民知神姦」、「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的神祕功能，比如晉葛洪即云：「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¹¹¹ 強調入山登涉有法。而在其所列諸法當內，憑依於物異載記以祛厄避祟，即為重要的一類，云：

或問曰：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眾鬼自却。」¹¹²

此是象物說的朝登涉術一面地開展的典型案例。¹¹³ 它帶有王孫滿所示「鑄鼎象物」的宗教性、巫術性；只不過該活動於遠古時期所同時具有之政治性則被忽略遺佚，不復有重要價值。

凡此等等，正見自漢代以後，各種象物說與治政之間的連結性日漸疏遠，甚則鑄鼎象物論背後所同時諭示的建德以承命的治政意涵亦漸至流失，此成為〈要略〉所欲達成之目標最終或者難以如願落實之原因。

且確實，就漢人的實際評議來看：王充曾把《淮南·地形》與《山海經》、《禹本紀》並列；¹¹⁴ 而前此之時，司馬遷嘗批判《山海經》、《禹本紀》；至於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山海經》列入形法家之列，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¹¹⁵ 雖〈藝文志〉本未設有地理類，不過觀班固在〈地理志〉中對《山海經》所載物

¹¹¹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登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73。

¹¹² 《抱朴子內篇校釋·登涉》，頁282。

¹¹³ 關於行旅避忌的相關討論，可參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

¹¹⁴ 《論衡·談天》：「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經）》、《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頁475、478。

¹¹⁵ 《漢書補注》，頁3068。

異奇幻無所蒐採，顯見其觀念態度固不異於司馬遷，並不用地理書的角度來定位《山海經》。

那麼綜合以上考論，〈地形〉所承繼於前代的各幻設地理記述，於漢代「政——地」觀念中不太受主流知識群體所重，殆可推知。

（三）〈地形〉「幻設地理」於漢之價值定位——開新之部

九州八極、生類等次、五土衍物、五行細則、五方人種……等諸說，可視為〈地形〉較帶自家性格之幻設地理，對先秦舊說之推演變改更見著力。而貫串其內者略有數項精神，曰：尊中土、¹¹⁶ 奉五行、崇九宮、貴等序等。即此，〈地形〉之幻設地理顯現高度之秩序化及齊整化之性格。

《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五行類下收有《堪輿金匱》，顏師古注：「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¹¹⁷《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下有《九宮郡縣錄》、《地形志》。¹¹⁸ 凡此，推測殆即《淮南·地形》同類系統之地理說；若果如此，那麼此系地理可以名作五行地理學，與《山海經》系統的法法地理學同歸數術系統而略有差別。

載述物異為主的法法地理學，既基本不受漢代知識人論地理學之政用性時所推重，那麼類如此處所示的五行地理學是否也是如此？值得更予細考。

1. 〈地形〉五行地理說之影響力的展開

筆者取《漢唐地理書鈔》及《太平御覽》所蒐漢世流傳地理專論及主要地理觀念為基礎範圍，¹¹⁹ 考其中所受〈地形〉影響狀況，尤其聚焦九州八極說、

¹¹⁶ 此「中土」言九州（中國）轄下之中央州，而非整體九州。〈地形〉存在著以中為貴的觀念，八極相對於四極為中、八紘相對於八極為中、八殯相對於八紘為中、九州相對於八殯為中、冀州中土相對於九州為中。中土為八方風雨所集、聖人所出、五穀桑麻魚鹽所產，故亦屬至尊之域；冀州而外，九州居於次尊。

¹¹⁷ 《漢書補注》，頁 3051。

¹¹⁸ 《隋書》，頁 1028、1031。

¹¹⁹ 《漢唐地理書鈔》整理西京以降至唐代地理專論。而《御覽》則載錄先秦迄五代各類知識，而以漢魏六朝資料尤富，明胡應麟謂：「非《御覽》西京以迄六代諸史乘

生類等次說、及五土衍物說，蓋此三說最與先秦舊說少涉。然見其幾乎少有諸說的滲透之迹。

其類近者如《說苑·辨物》有所謂：「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似有〈地形〉九州八極之觀念影蹤，但其下續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¹²⁰則顯見亦非〈地形〉九州說。且其九州外接四海，亦與〈地形〉九州的外環陸域有甚大差別。再如生類說，漢不見有詳索諸物等次如〈地形〉之備者；五土生物說，漢罕見有推衍土氣變化以成萬物生成論者。凡此，見〈地形〉五行地理觀於漢代知識人世界觀之介入，其實並不甚深。

然相反，倘別就漢世讖緯圖書以考，則留有〈地形〉諸說之影響甚顯。略舉以示，《春秋運斗樞》、《河圖握矩記》二文併載：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
玄金千歲生玄龍。¹²¹

《河圖始開圖》載：

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青泉之埃上為青雲，赤泉之埃上為赤雲，白泉之埃
上為白雲，玄泉之埃上為玄雲。¹²²

凡此，皆直接鈔採〈地形〉所論五土衍物說。《河圖緯》載錄此說的意義今不甚詳，不過以相關論說看，如《孝經援神契》述：「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

煨燼矣。」清王謨謂：「《太平御覽》書目一千六百九十種，內地理書約三百種，較諸類書尤為賅博。」據此二書，則漢代一般知識人之地理觀念及後其時之地理專論，可獲一定程度廓清。明·胡應麟：〈讀太平御覽三書〉，《少室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卷104，頁1b。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b。

¹²⁰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45。

¹²¹ 明·孫穀輯：《古微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9，頁12；卷33，頁14。

¹²² 同前註，卷32，頁10。

湧，澤阜出蓬蒿，江生大貝。黃龍見者，君之象也。」¹²³《河圖挺佐輔》記黃帝於翠鳩之淵得大鱸汎《錄圖》而出：「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目寫以示天下。」¹²⁴《春秋演孔圖》載：「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¹²⁵漢郭憲《洞冥記》假東方朔語云：「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¹²⁶凡此等等，可推緯書所以徵引〈地形〉五土衍物說，或乃意在配合漢人所關注之龍雲變化之由，以逆溯推演瑞應之本也。若誠如此，那麼可指〈地形〉該說便是被讖緯用以作為完整化天人感應體系的重要根據。

而另者如《河圖括地象》，則文獻前後理脈保存較見整全，可明確見出對〈地形〉五行地理說的引申變化之迹：

崑崙之墟，下通含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成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¹²⁷

所論為對〈地形〉九州說之新變：撰者將「東南神州曰晨土」之「神州」，即畫同於鄒衍所謂「赤縣神州」，由是《括地象》此九州諸土壤域，乃即等同鄒衍中九州總域；既不同於〈禹貢〉之小九州、且也有別〈地形〉原初所論九州。

同時，〈地形〉本位居九州（中國）西北之崑崙山，於《括地象》則轉成居九州（中九州）中央，云：「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盡地化。地中央曰崑崙，崑崙東南地方萬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¹²⁸又崑崙山

¹²³ 同前註，卷 28，頁 13。

¹²⁴ 同前註，卷 33，頁 8。

¹²⁵ 同前註，卷 8，頁 2。

¹²⁶ 漢·郭憲撰，王根林等校點：《漢武帝別國洞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2，頁 127。

¹²⁷ 《古微書》，卷 32，頁 3。案「西北柱州曰肥土」，西南當作西北，對山問月樓藏本正作西北，見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古微書》（山東友誼書社，1990 年，嘉慶柄子重校對山問月樓藏版），頁 645-646。

¹²⁸ 同前註，卷 32，頁 2-3。

為「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¹²⁹案崑崙天柱併八十城，乃即是八十一城。《括地象》此說蓋由鄒衍天下八十一州說化轉而出。另，崑崙居於巨陸之中，說亦著見〈地形〉之八極巨陸影迹。顯見《括地象》此崑崙九州說，即是對鄒、淮二種世界觀之統合，並偏取了鄒說的去中國中心意向而捨〈地形〉之中國中心觀。不過此舉於意義上則未必有太強之政治意圖，而毋寧是貴崇方仙之態度的反映，故多僅聚焦崑崙空間之神聖性為論，而少見其他面向。

除如以上諸細項外，《括地象》所展開之天地格局論，實際也顯現有同〈地形〉一般之齊整化、律度化特徵，謂：「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桂。」¹³⁰天地物景皆呈上下對應之象，示現為神秘軌度的交連互應格局，與〈地形〉之五行地理精神甚相契合，數術欣趣濃厚。

關於〈地形〉與讖緯之影響連結略舉如上。外此，另如《春秋考異郵》、《易通卦驗》、《詩含神霧》等書篇，亦皆有〈地形〉思想的流淌之迹；而設若更慮及讖緯圖書於南北朝以後頻遭禁毀、今所見者未臻全備，¹³¹那麼漢世讖緯地理說對〈地形〉之吸收情況，無疑要更過於此。從影響力的角度看，〈地形〉對於讖緯所帶來之意義，要較它向其他知識領域所造成之作用影響，更積極許多。

¹²⁹ 同前註，卷 32，頁 5-6

¹³⁰ 同前註，卷 32，頁 2。

¹³¹ 《隋書·經籍志》稱其時（唐）「祕府之內，亦多散亡。」鄭樵《通志》云：「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書而已。」蓋已散亡幾盡。至明清之世，始更有學者輯佚彙整，如明孫穀《古微書》收讖緯凡六十三種，清趙在翰《七緯》收緯書凡三十七種，而後漢世讖緯之學面目乃稍稍可見。宋·鄭樵：《通志》，卷 63〈藝文略·經類第一·讖緯〉，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4 冊，頁 732。

2. 〈地形〉五行地理說現實性的表裏虛實

讖為立言於前而有徵於後之書。¹³²在漢世，傳說為天所降示的《河圖》、《洛書》，是為讖之正典，故《蒼頡篇》云：「讖書，河洛書也。」¹³³然則外此，各種被發現或制造之符命，視條件而定，有時亦可歸入讖書之列。而緯則為附經而在之書，於漢乃指《七經緯》，其被視為聖人所作。讖、緯雖書系各異、性格略別，然則思維本質則大抵不殊，¹³⁴並同受統治者所推揚；政治上小至決事理亂、中至制禮舉官、大至篡權謀位、論述正統等等，無不恃法讖緯而後行。漢世之善言讖緯者，徒眾每至百千人，其風洎漢末不衰，¹³⁵而不言讖緯者，或左遷廢退，甚乃患及性命。¹³⁶故士人爭習，讖緯對漢代文化、政治、學術之發展被施頗烈，影響至鉅。

依此為論，〈地形〉附讖緯而行，於政用而言也即可指合乎一世之精神，而顯現為具現實利用性之存在；同此之時，〈要略〉即現實性而發的自我肯定，

¹³² 劉宋·范曄撰，晉·司馬彪補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張衡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宋紹興本），頁1912。

¹³³ 張衡：〈思玄賦〉「羸擗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注引。《文選》，頁663。

¹³⁴ 鍾肇鵬：《讖緯論略》（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讖緯的起源和形成〉，頁1-11。

¹³⁵ 如《後漢書·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黨錮傳〉：「魏朗字少英，……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後漢書》，頁1749、2200-2201、2573。

¹³⁶ 如《後漢書·桓譚傳》載：「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鄭興傳〉載：「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後漢書》，頁961、1223。

也可獲相當程度之徵實。換言之，〈地形〉地理學雖縱荒誕不經，卻未必如史遷等知識人所見，為無裨政用之文。

不過倘就時序而論，讖緯於漢大興實肇於西京之末。張衡云：「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¹³⁷ 宋陳振孫所定時間又稍晚於此，云：「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以此濟其篡逆。」¹³⁸ 另據今人王葆玹考，符讖轉興之關鍵期，更晚至漢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居攝（AD 6）之後。¹³⁹ 凡此云云，然〈地形〉成書則不能晚於武帝之朝。先後之間，相去逾百年。而就此百年間之知識人之「政——地」觀而論，〈地形〉帶自家性格之五行地理說，實少受見重，那麼可指於初撰之時，〈地形〉實際也並能符合於其時知識流風，以司馬遷為首的西漢時期之地理學發展前延，〈地形〉既無以躋身，且甚至也不屬同列。故〈要略〉的自我肯定，就〈地形〉的表現看，毋寧更近於虛泛少實之自我膨脹或竟昧於世情的一種侈言。

那麼，究竟〈地形〉何以會有如此之地理學表現？何以它並沒能真正作成〈要略〉所給出之價值定位或自我期許？這應當是可被反省的。《史記·大宛列傳》曾指，張騫的出使西域，結果之一，是為漢人開拓了地理視界，證明了部分幻設地景的荒誕性。而儘管〈地形〉的撰作當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先，不過導致其地理學帶強烈幻設性的主因，恐與當時的地理勘測水平或國家勢力所達狀況皆無甚關聯，而與《淮南》撰者群的身分組成有密切牽繫：撰作〈地形〉篇的此一或此群作者，當是方士，也就是其所記述的是方士傳統的地理觀，而非一般知識人的地理觀。

¹³⁷ 《後漢書·張衡傳》，頁 1912。

¹³⁸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經部卷 3 讖緯類，頁 80。

¹³⁹ 王葆玹：《西漢經學源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 年），〈西漢經學的衰變〉，頁 438。

東漢，班固嘗比較河間、淮南二王之學風，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¹⁴⁰ 這種「浮辯」之士，據劉安本傳所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¹⁴¹ 知即是方術之士。同樣，後漢桓譚在上書光武帝以批駁讖緯時，也稱當時造說讖緯者為「巧慧小才伎數之人」。¹⁴² 那麼〈地形〉於東漢能被讖緯著作引作同調，也便無甚意外了。這些作者群蓋多半都曾法習過方術之學、或至少是好尚其道者。

故同樣涉及地理學探論，僅需將〈地形〉取以與《管子》如〈乘馬〉、〈地員〉、〈度地〉、〈地數〉等文相較，便可窺見其中差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¹⁴³ 這些不治而議論的稷下學士，乃是《管子》作者的主要構成，除個別知識人外，亦不乏學派群體活動其間，他們多為高才碩學，智識足以顯達於諸侯、名震於天下。而劉安的賓客，則不免多雜方士甚乃無行之徒。二者間存在甚大的本質差異。由是，可以知悉何以〈地形〉於現實上未能達到〈要略〉所作宣誇，原因之一，乃該一群體的思想型態，本存在與一般知識人間的差異性故。

西漢之世，儘管儒學相對於先秦時期，已漸有數術化傾向，然畢竟經學精神未衰，而讖緯猶未風行；故〈地形〉數術型態的地理學，於此之際並未受太多注意。逮至東漢，方術與政治、與學術間，都有了更高程度的連結，故〈地形〉價值隨之亦見升抬，它雖仍未必進入地理學開展的主流領域，然要已能不受忽視、甚至參與入政用論述間。然則，〈地形〉價值有此輕重變轉，實是

¹⁴⁰ 《漢書補注·景十三王傳》，頁 3896。

¹⁴¹ 《漢書補注·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 3534。

¹⁴² 《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頁 960。

¹⁴³ 《史記》，頁 1985。

緣時代風習之變故，而非是它於始作之時，便已能向社會反映為高度之現實性了。

五、結 語

本於對《淮南》與漢世文化知識之互動景況、及其書於漢人眼中的存在定位為關懷，本文以《淮南》地理學為入路，考察〈地形〉所立學問於漢世地理知識的定位及其流行。

為避免輕率評議，筆者較為質實的就〈地形〉的內容考釋做始，而後進一步梳理周秦漢時期普遍於治政層面出現之地理學基形，最終乃就〈地形〉內部真／幻交錯、繼往／開新聞雜的地理思想內容，分別考究其在漢世的可能定位。

所考釋之結果，本文認為：儘管〈要略〉十分著力地張揚了《淮南》於政用實踐上的積極性，然則，倘將〈地形〉所提供的地理學型態，置放於它所產生的當時社會的文化知識背景，它恐怕實際未能獲得如〈要略〉所作宣示的效果，當時之具有高度政用性格、或於治政場域具有積極效用性的地理學，大抵仍以真實地理為主，而幻設地理一系則是相對隱沒的存在。

就細部而論，〈地形〉之地理學雖兼有真實與幻設的二系，但二系於漢世之受重程度，大抵並未能甚高。具言之，其真實地理所論相對粗略，不與同時作品水平相齊等，故就政用而論，價值偏低。其幻設地理可分二部：其一為形法家式的，主要繼承《山海經》而來，但水準亦未足與《山海經》比肩；且「象物——致天命」的上古信仰傳統，於其時亦已逐漸走向沒落，故〈地形〉欲即此以蘄向於治政價值，與現實間不免形成落差。其二為五行家式的，此為〈地形〉最帶自家性格之地理學；該系思想在西漢時期的影響作用不大，但到東漢則與讖緯結合而頗受重視，或許即相當程度地達成了劉安對於該種地理學與「蒞政施教」之間連結的理念冀想。但這層作用畢竟不是產生於此文撰作之當時。也即相當程度而言，〈地形〉所期望之用世性，於它所生成的那一時空

背景中，基本上可謂是落空的、是未能符合時宜的。於這一層面上，可指〈地形〉之知識體段，呈現為較大程度的價值失落，不能不稱〈要略〉的「地→政」想望實際並未達成。

不過這一考察卻並不指向〈地形〉本身的無價值，也不指向開種學問不存在有政用性，它僅是指出，在特定時空當中，此套學問並未能合於其時主流知識之脈動而已。〈地形〉當然有其價值、甚至有其政用價值，但這層價值必須回歸到《淮南》思想的內部系統來談論、或至少是脫離開特定時空的主流知識型態來探討，然則該一問題則非本文有限範圍內所能處理者，當另作討論。

要者，該文之主要目的在於考見〈地形〉地理學於漢代知識體系中的定位狀況，冀由之以略窺《淮南》於漢代文化知識體系的價值之一斑。當然，這種價值定位總是一再的處於變化之中的，置放於不同時空背景、或不同之知識脈絡間，都可能獲得不同之結果，因此它總有無窮之意蘊可予探查。而後續一甚見重要之工作，或即追問〈地形〉於其自身之思考脈絡中究竟如何建立起其向政用的連結？此種連結如何可能？謹提出以供作學者進一步省思。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周·老子撰，朱謙之校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周·呂不韋撰，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周·孟軻撰，清·焦循正義：《孟子正義》，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周·荀卿撰，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周·鶡冠子撰，黃懷信校注：《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周·莊周撰，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
- 周·文子撰，王利器疏義：《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周·管仲撰，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周·佚名撰，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金陵書局本。
- *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 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漢·張衡：〈思玄賦〉，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 漢·郭憲撰，王根林等校點：《漢武帝別國洞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 漢·董仲舒撰，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舊題漢·孔安國撰，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漢·趙君卿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等釋：《周髀算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影印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
-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 漢·劉安撰，張雙棣校釋：《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漢·蔡邕撰，清·許瀚輯：《蔡中郎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影印本。
- 漢·戴德編，清·孔廣森補注，王豐先點校：《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魏·王弼、魏·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清·阮元校：《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晉·張華著，唐子恒點校：《博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宋刻遞修本。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宋·鄭樵：《通志》，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西安：陝

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宋·葉夢得撰，遼銘昕校注：《石林詩話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

明·孫穀輯，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古微書》，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嘉慶丙子重校對山問月樓藏版。

明·孫穀輯：《古微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明·楊慎撰，張士佩編：《升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

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近人論著

王葆玟：《西漢經學源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年。

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0年9月）。

*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

李 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大陸雜誌》第104卷第1期（2002年1月）。

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三）〉，《大陸雜誌》第104卷第3期（2002年3月）。

杜正勝：《古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

* 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

- * 鍾肇鵬：《讖緯論略》，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 顧頡剛：〈禹貢注釋・序〉，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
- 樂秉璈：〈古玉定名探析〉，《寶玉石周刊》（2011 年 7 月），網址：
<http://www.chinagemnews.com/html/yswh/20110707/102509.htm>。
-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n, G. (2016). *Hanshu buzhu*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X.-Q. Wang, Commentated). Shanghai: shanghaiguj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ies)
- Ban, G. (2007). *Baihu tongyi shuzheng* [The general meaning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with annot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L. Chen, Annot.).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and the Qing dynasties)
- Chen, L.-K. (2013). *Huainan Honglie sixiang yanjiu* [A study for thought of *Huainan Honglie*]. New Taipei: Huamulan.
- Dong, Zh.-Sh. (2014). *Chunqiu fanlu yi zheng* [The annotation of *Luxuriant Dew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Y. Su, Annot.).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ies)
- Fan, Y. (1981). *Houhan shu*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Taipei: Ting-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 Jiang, Sh.-Y. (1980). *Zhongguo gudai luxing zhi yanjiu* [A study for travel of ancient China]. Taipei: Xin-wen-feng.
- Liu, A. (2013). *Huainanzi jiao shi* [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Huainanzi*] (Sh.-D Zhang, Anno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ies)
- Sima, Q. (1981).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Z. Sima & S.-J Zhang, Annot.). Taipei: Ting-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ies)

-
- Du, Zh.-Sh. (2002). Gudai wuguai zhi yanjiu--yizhong xintai shi he wenhua shi de tansuo [Wu-kuai as a reflection of a mentalit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Dalu zazhi* [The continent magazine], 104 (1), 1-14.
- Zhong, Zh.-P. (1994). *Chenwei lun lue* [Brief discussion of Confucianism divination]. Taipei: Hungyeh.

